蘇聯文學的變革

鄭學稼

國民圖書出版社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

蘇聯文學的變革

每冊實價國幣二十五元六角
（外埠酌加運費匯費）

版權所有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初版

編著者　鄭學稼

印行者　國民圖書出版社
社址：重慶江北相國寺任家花園廿六號

發行者　國民圖書出版社
總發行所：重慶中三路十七號

序言

本書由三篇論文集成。牠的目的，是討論一個問題：在民族界限尚未打破的時日，所需要的文學，是普羅文學還是民族文學，這不能不由蘇俄說起。因此，筆者用俄國近三十年文學潮流的轉變史，爲他的觀者證明，所謂普羅文學，只是政治的工具，不是歷史眞正的要求物。

在我國的文學思潮中也曾夾什着普羅文學的一股。目前，雖然不見她，但牠的遺毒却深入於文藝界。這個遺毒，就是文學之奴役於一種不合國情的政治運動。那雖是俄國「在前綫」的作風，但曾流行於中國。「我國文學的病源」，就是探討這一問題的論

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書

我國文學史中有若干趣味的論題：言文不一致，故事詩的遲來，成爲最後一篇論述。從形式上看，牠似乎與現實不相關連，但事實上並非如此。因爲牠可以給主張

「普羅化」者以若干的參考。

本書中「普羅文學」與「無產者文學」，時常混用。雖偶本是同義的，混用全爲着行文的便利。

一九四三、三、五．記於重慶

目錄

序

一、蘇聯文學的變革

一 鍛冶廠……一

二 同路人……一四

三 十月……二一

四 論戰……三二

五 大轉變……四四

六 大彼得……五二

七 水落石出……六六

二、我國文學史的二三事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二七 非俄語國語與拉丁文……七一
二八 論白話文與文言……八〇六
二九 故蘇聯進來的原由……八八二
五 大[illegible]……四四
四 [illegible]……三三
三 十月……二二
二 同路人……一四
一 [illegible]……一
一、蘇聯文學的變遷

引

目錄

因此，彼得格勒工農兵蘇維埃的綱領性宣言，並未公開過對文學的意見。自然，這裏筆者所說的「並未公開」，不是指這一羣革命者們，對這一問題沒有他們的意見，恰適相反：他們中間有些曾尋覓沙俄文學的傑作，有些本身就是文學家，有些在大革命激流中所表現的行爲，却正是沙俄時代文學作品中人物的化身。這些人們當革命高潮時似乎忘却了，主要的原因，在於緊張驚奇與艱巨的任務，既引起了他們的全部精力。

但社會的心理却不是都和那些革命家們一樣。縱使說，人是政治的動物，但人究竟不能全爲政治而生。那是像旅行於沙漠中，多麼需要綠洲！因此，正似在戈壁中孤步的人羣，必然渴望着草原，在這大變動時代中的人們也需要撫慰他們心靈上的苦悶，須憑藉靈感。於是，當太陽落在水平線之下時，詩的夜鶯出來了。

由若干的記錄，說明十月革命時俄國文學的狀況，可使人們驚奇的，是在戎馬之間，兩個文化都城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文藝的消沉。儘管詩的夜鶯會吐露人的聲調，但戰鼓和混亂聲，這是否說，在大革命浪潮中，文學沒有活動的餘地呢？那也不。有些要

尊文藝的人，他們於一九一八年在彼得堡創立「文學者之家」，在莫斯科成立「藝術之宮」。在那些地方，文學家口頭宣讀他的作品。後來，又變爲在咖啡店中談文學。因此，蘇俄的文學史，將他們的活動爲「咖啡店文學」。

依上面的敍述，我們可以明白，像這樣的文學家，必然地沒有革命精神的參加。因爲他們的活動舞台是戰場，是工廠而不是咖啡店。由咖啡店，我們不時想像到，那些人是舊社會的小有產者。所以，這種人所宣揚的作品，必然地帶着有產者文學的氣味。

在當日有產者文學的陣營中，我們見到有一個出身於勉却排斥勉的「未來派」。「未來派」的活動，並不能代表有產階級的神父和白軍，受布爾塞維克的摧殘，恰恰相反，却爲布爾塞維克所利用。原因在此：當革命期間，混亂的社會，無法圖治正在醞釀新社會的文學。在那階段，舊社會破壞者的唯一任務，爲取得自己的勝利。只要有可以破壞他所欲破壞者的工具，他却不惜利用。換言，「未來派」被布爾塞維克利用爲

俄羅斯未來派學說為國際文學上最新的武器。他們曾經要求過「古典派」作家們的作品，使彼得堡劇院裏必要施以徹底的改革於人民的腦中。為着這一理由，「未來派」的文學家，才說當時的人們都為蘇維埃政府的御用者。……他們

一「……未來主義」……自己……，他們自己要求……「……」……的文學不同，……人民政府的……中。從他們的……看上去，這一派……的……者，……地不斷地舉發着劇作的理論，認為這一理由，他們有革命性。……，地就找瑪拉普司主……十月革命開始了的時候。由……看來，他們的「未來派」……以前的……文藝派別，都更徹底，更果決。這……發生，這一派還是與布爾塞維克……，都是不能……的。因為布爾塞維克是人類……中……的工具主義者。……」。

……在……革命時期，……「未來派」……的口號……把……焚燒……掉……其他的人們，……的……「……」……的……

思潮在革命時，「未來派」的呼喊，便徹底考慮了。由普式庚到托爾斯泰們所創建的文學遺產，是俄羅斯民族文化的結晶體之一，怎能任意地拋棄呢？這種毫無吝惜與保留的行為，正像把嬰孩同著髒水一起潑出去，那樣是過分的事。在另一方面，我們可以如此地理解：在革命時期，從階級鬥爭者看布爾塞維克所指示的路線，忘卻一切，一切在他們眼中，只為了勝利。他們本不澈底地明白舊文學，所以可任「未來派」的叫喊。到他們覺起深夜而苦惱的夜深時，他們記起他們童年或其他機會人們所說的普式庚們，他們不能不表示懷疑與吝惜。至於有文學修養的布爾塞維克也自然地冷落牠，因為普希總過去一個時期結果，不可能地走入個人主義或虛無主義的迷途。這種主義和布爾塞維克所裝作的馬克思主義既然相反，那「未來派」之受排斥是必然的事。

「未來派」的沒落，從另一角度看去，又是牠的分化。不能夠受布爾塞維克領導而同化的，馬上由天堂墮到地獄；而跟布爾塞維克的，則在「左翼未來派」旗幟下集中起來。他們後日又用「列夫」（譯義）的名義，於一九二三年，重發文藝的雜

台。

「左翼未來派」的首領是馬雅考夫斯基（Majakowsky）。他早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七日刊行「未來派」的機關刊物「共產藝術」。在那裏，曾揭載過馬氏著名的一首詩，題目是「對藝術軍的命令」。由此，我們也可以看出「未來派」的面目。題寫道：

那就是——

在工廠裏工作，
臉塗上煤煙
看不上眼
別人的奢華吧
閒過。

貧窮的眞理已經去約了；

大」，要從心裏趕出了陳舊的現實，

街頭是我們的畫筆，

廣場是我們的調色板。

時代所寫的書籍

雖然有乎

都不歡迎革命的現實。

未來派呀，向街頭前進，

充滿戰鬥而且做了「文學」的詩人！ …… 白雷 (Andrey Bely)。

那麼在這未來派的眼中，是否除了無視舊的之外，沒有提出新的口號呢？他也不

他一面否定過去的藝術，另一面卻主張創造生產的藝術，以為文學家應當集合在工廠的

街頭，電車，和工人的住處。

和未來派站在一起的，有我們所熟知的赭沙克 (Chujak)，鐵列謝考夫

(Tarasov)們。儘管「未來派」是個的命運是註定要沒落，而這三人的作品，尤其是馬爾雪夫斯基的作品，却例外地流佈於工人之間。

「未來派」得意時代將過去時，由於一九一九年印刷的比較容易，貧窮階級的死灰復燃了。於是產生了「未來派」由右方面來的敵人。他們站在文學的立場，爲舊社會辯護。他們曾印刷「文藝通報」等。他們的代表者是安得烈。白雷（Andrey Biely）。

白雷的作品，與普通的特徵：注重心理的描寫，和文字的堆砌。因此，在意識上，他和布爾塞維克的抱負相反，是唯心的，是個人主義的。從個人主義出發，他只曉得他自己。靠着他的文字技巧，他從作品中發揮他迷人的力量，使他的讀者原諒他的個人主義。一般蘇俄文學批判家，指摘白雷的個人主義，常引他的「幻想家筆記」，那裏有這樣的描寫：

「現在我心內引起的是神祕，「我」已成爲世界的「我」了。生活的趣味既然增大」，那世界的事，只算是我個人的經驗。

[illegible]說過『現在在當著「大衆」的混亂中之一切作品，也是神聖的，沒有個性的，被個性化了。「共同」的基礎被破壞，如今開始着我的，就聽見了「我，我，我」的呼喊。

[illegible]……[illegible]中間[illegible]。[illegible]由自己[illegible]說個人，[illegible]一個人」[illegible]。

[illegible]『作者所說個人的東西，也在另一面是和讀者結合成一個不可分離的潛能。[illegible]一中，「我」之中有「你」。在大衆面前說自己的事，正是不可不舉的。……我們將來也[illegible]要寫自己。我們將會明白將寫自己，並非寫自己，而是要寫彼此。……』

[illegible]「自我的中心思想」，顯然地是英國勁利主義者的個人主義』。他把集團視爲個人的擴大，和馬克思主義大不相同。因此，列寧批判他的思想是一無政府主義的有產者個人主義」。托洛斯基在「文學與革命」一書裏更具體地指出白宋的反布爾塞維克主義性：

[illegible]『蔑視習慣與個人主義的中權，自當要以他自己代替全世界，要從他自己並憑他自己去建設一切，要在他自己中重新發現一切。』但是，他的作品，雖有不同的藝術價值，都不外乎代表一班舊智識者之時代證據必論的變化。所以在最後分析上，

這種卑鄙的先入爲主，及奔跑的虐待狂入的與精神的白當壓迫，在遠來與迅速地裏正被造謠世界的我們的著作出時代，變得如此冷入味不能忍受。白的詩論，這首不同的白雷之歌從自己的結果入在那革命狂風裏來吹過的時刊，並必然地與現實分離。這從另些方面看去，是他沒落的投降。他的作品，並且他站在泥土裏糙上見到形骸情況的喊叫，或世是他存懷想將被消滅的羅社會。那種的命運，甚至那在上判書中有這些論述：「白雷是一具尸骨，靠其靈魂來在任何的靈中他不能貫結着」這個論調與有些部份對。因爲薩蒂布爾塞維克的革命狂風吹過後，白雷的屍身血淋着新的民族主義「精靈」「中復活起來」。一「論」一。是大發的冒險的，這是不可不變的……那們將來出

白雷派的沒落，始於一九二三年，那時候，爲着他們意識要保衛者的冷落，不能不在。生活困難中而消滅。如果，他們之中還有掙扎的人，那必然地和「同路人」合流。

逝而曾說過：受那「十月革命」的革命者們洗禮，有若干貝本爾是斯沙維支學的教養。這些人對到革命的翌年成立的無產階級文化的會——是蘇維埃的指導家與被壓迫者苦大

(A. A. Bogdanov)。他的意見發表於該會機關什誌「無產階級文化」中。依他在該誌創刊號上「宣言」的告白：他們的目的是建立新無產者文化。因爲，依他們的見解，無產者如沒有自己的文化，就必然地受有產者的利用，無法建設自己的社會。但所謂無產者文化是什麼呢？是「包括生活和創造的一切內容。」同時他又指出：無產者在建立新文化中，並非拒絕舊社會的遺產，恰恰相反，他反攝取舊文化中的有益東西。他的結論是一句有名的話：「只有文化獨立，才是到達得到今日止人類所蓄積之精神寶物的唯一大道。」

當「無產階級文化協會」成立時，列寧曾於百忙中給過以祝詞。他說道：「一定要工人們能夠理解幹這宗事（指保留舊遺階級事業及武器等——筆者），而且能夠利用自己的蘇維埃系統治國家。……無產階級文化決會一定會成功的。」依列寧的意見，那些文學家的任務，不是請求修詞，風格，而是注目於一個實際的工作：「教化」工人階級具有充當統治者的信心，並進而使世界的資產階級變色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